

楔 子

回家路上，劉湘月隱約覺得好像有人跟著她。

會不會是上次那些混混？

想到這個可能性，她加快腳步，最後幾乎是一路小跑著回家，心裡只想著一件事——如果他在身邊就好了。只要有他在，不管遇到多糟的事，她都不會害怕。

氣喘吁吁的衝上五樓租屋，顫抖的手握著鑰匙插入鑰匙孔，費了一會兒工夫才將門打開。她剛要鬆口氣，伸手去按開室內燈，突然一股壓力從身後逼上來。

「啊——」她嚇得驚喊出聲。

下一秒她被人緊緊摑住嘴巴，推入漆黑的室內，壓在牆上，大門在她瞪大的雙眼之下，被闖入者一腳踢上。

砰！聽見門闔上的聲響，她渾身抖顫，一顆心迅速下沉。

上次在暗巷內驚險逃過一劫，這次只怕在劫難逃。

「如果你要錢，我可以拿給……」話說到一半，闖入者突然鬆開手。

劉湘月心中一喜，以為歹徒聽進自己的話，正要請歹徒放開自己，讓她進房間取錢，沒想到歹徒竟然一掌扣住她的下巴，低頭吻住她，當下她腦袋一片空白，接著她奮力扭轉頭部，企圖避開歹徒如雨點般落下的吻。

「放開我……」

「不是說自己是黑帶，怎麼還不踢我一腳？」掙扎間，她聽見低沉的嗓音道。

冷靜下來！她深吸口氣，停止無謂的掙扎，想著怎麼攻擊歹徒最脆弱的地方。腦中閃過先用膝蓋頂向男人最脆弱的地方，再狠狠踩他的腳後，快速開門，衝到大街上去說不定能逃過一劫……

不對！劉湘月突地渾身一顫，她只騙過一個人說自己是黑帶，難道是他？

啪！闖入者替她按亮室內燈。

「回來了？」孫睿石垂眸盯著她眨眼的模樣，努力克制又想吻她的衝動。

「你嚇死我了。」確認是他後，她雙腿一軟，身體靠著牆往下癱軟。

「跟他去哪了？」他雙掌握住她纖細的肩膀，讓她不至於跌坐在地。

有那麼一瞬間，他決定不了要將她往上撐起還是擁入懷裡，狠狠吻上她那被自己吻得有些腫的粉唇。

「誰？」沒頭沒尾的，他在說什麼？

「真要我說破？」見她微皺眉，最後孫睿石什麼也沒做，因為他有更重要的話要問。

見他一臉悶怒，劉湘月心裡明白，大約是看見她和周東丞在路邊說話。

「我一個人在街上走了一會兒，又去逛了超市，沒看到什麼可以買的特價品就回來了。」她把自己的行動交代得一清二楚。

「和我不能在公開場合說話，和他就可以？」他仍覺得不滿。

「當然。」劉湘月回得理所當然，見他眉頭微皺，一臉又要發火的表情，她搶先道：「我跟周東丞清清白白，但我跟你之間可不是這樣。」

「我們怎麼了？」孫睿石不滿地盯著她。對他好一點，對她而言很困難嗎？

「真要我說破？」她學他說話。

「我明天就去辦退學。」他把心一橫。

「我最怕你這樣。」劉湘月相信他說到做到，看著他雙眼一字、一字道：「你唸你的書，我打我的工，不要因為對方而改變自己的計劃。」在回來的路上她想得很清楚，如果不影響彼此來到巴黎的計劃，兩個相愛的人為什麼不能在一起？

他不說話，靜靜地看著她。

「你畢業後我們再談戀愛，或者感情地下化，直到你畢業？選一個。」這是她最大的讓步，這兩個選項都可以確保他們完成來巴黎的目標。

「跟我談判？」他聽了好氣又好笑。

「不是，是為我們找出一條最適合的路。」如果有辦法讓愛情和學業兼顧，為什麼不？

「我還要半年多才畢業。」他不想等那麼久。萬一這段時間又出現什麼周東丞、周西丞把她追走，他怎麼辦？難道只能袖手旁觀？

「我聽懂了。」劉湘月點頭。「暫時感情地下化。」

「這段時間妳不准接受其他男人的追求！」這件事擺明了不是他說了算，勉強選了一個尚可忍受的選項後，他開出條件。

「我什麼時候接受其他男人的追求？」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。

「也不准接受其他男人的進貢。」他追加條件。

「我什麼時候接受—」話說到一半，見他挑高右眉，她立刻自我反省，改口道：「那是師生分享，不是追求要的物質手段。」

孫睿石還是悶不吭聲，看著她。

「知道了。」她妥協了，反過來要求他，「你也不准接受其他女人的追求和進貢。」雙方要公平嘛。

「妳什麼時候見過我接近其他女人？」見她學自己挑高右眉，他也立刻自我反省，回道：「上次典禮是大家表面上做做樣子而已。」

她學他悶不吭聲，靜靜看著他。

「以後保證盡量閃遠。」孫睿石撇嘴笑道。會吃醋就好，就怕她無動於衷。「湘月。」他這時才把始終看著她的目光掃向她的香閨，微微皺眉，不確定該怎麼形容眼前所看到的一切，搜尋腦中適合的話，最後只問：「妳最近好像比較忙？」

「報告是有點多。怎麼了？」她依然看著他，不解他為何這樣問。

「家裡好像有點亂。」他收回視線與她對視，用右手食指指著室內轉了一圈。

順著他的指示看過去，她愣愣地問：「怎麼變這樣？」

早上出門前不是這樣的啊！

現在室內所有的東西幾乎都不在原來的位置上，抽屜裡的東西全被翻出來，家裡就像剛被核彈炸過一樣。

「不是妳弄的？」孫睿石已經猜出這裡發生過什麼事，沉下臉。

「我家好像……」她望向一臉擔憂的他，愣愣開口，「遭小偷了？」

第 1 章

桌上擺著兩杯劉湘月自製的熱豆漿，一杯喝到見底，另一杯僅殘存一些，隨著談話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豆漿已涼，但話題正熱。

「什麼破語言學校，裡頭沒一個好東西！呃……」曾莉亮話說一半，猛然想起這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急著道：「月月，妳才剛要進去，妳不算。」

她口中的月月，始終留著一頭好整理的短髮，有著晶亮的雙眼，不像她來巴黎純粹是來玩的，月月飄洋過海來巴黎，是有明確的目標，或許這就是她雙眼總是晶亮的原因。

「沒關係，如果罵出來心情能好一點，妳就罵吧。」劉湘月看眼牆上的時鐘，猜測亮亮今晚大概不想回自己的租屋處。「不過我十點跟研究所學姊有約，九點半要出門一趟。」

「什麼朋友？安慰我居然還有時間限制。」曾莉亮忍不住低嚷。

每次心情不好，她就拎著裝了換洗衣物的行李袋，到月月的住處住一晚。說也奇怪，不管遇到什麼狗屁倒灶的破事，隔天就能元氣滿滿的接受各種殘酷的考驗。

最好的是月月見她來也不會說什麼，也從不趕她走，不僅收留滿心疲累的她，還會端上親手做的熱豆漿，一喝下肚就感覺身心靈都被滋潤了。

聽見曾莉亮的話，劉湘月笑笑不說話。

見她笑了，曾莉亮滿肚子委屈如滔滔江水宣洩而出，「妳都不知道我對他有多好。雖然知道他比我有錢，還是替他準備營養滿分的早餐，每天眼巴巴給他送去，沒想到他居然……居然給我玩劈腿！原來……努力，也要用對力氣。」

劉湘月靜靜聽著，心疼她在愛情路上的遭遇。看來在感情的世界裡，「想要怎麼收穫先要怎麼栽」這句話並不適用。

「劈腿就算了，還被那間破語言學校的人知道，我看他根本想徹底甩開我。」曾莉亮氣得邊說邊揮拳，難過得濕潤了雙眼。

她用力眨眨眼，把淚水逼到眼角，伸手抹掉。

「妳怎麼知道語言學校裡的人知道？」劉湘月皺眉問道，希望這純屬是亮亮的個人猜測，否則失戀加失業的雙重打擊，亮亮受得了嗎？

「早上我拿到解聘文書了。」在「至上」是不允許師生談戀愛的。

「戀愛是兩個人的事，被發現後妳離開，那他呢？」看著曾莉亮臉上黯然的神情，劉湘月心口發酸，最糟的情況還是發生了。

曾莉亮苦笑。「戀愛是兩個人的事沒錯，但他交錢給學校，我從學校領薪水，要走一起走，如果只走一個，一定是我不會是他。」

劉湘月想說點什麼安慰她，一時卻擠不出話來。

「我恨他。」曾莉亮抄起手邊的猴子布偶，雙手死死掐住猴子細長的脖子，使勁前後左右上下搖晃。「再讓我看見他，一定將他碎屍萬段！」

「與其恨他，不如忘了他。」劉湘月沒被好友誇張的復仇動作和言語矇騙，反而看見她眼中的決然。

亮亮想幹什麼？

一陣狂搖布偶猴後，曾莉亮累得直喘氣，雙手垂下，左手仍死捏著猴脖子，靜默了好幾分鐘後，她才緩緩開口，「月月，我差不多該走了。」

劉湘月一愣，「去哪？」

「回台灣。」曾莉亮鬆開快要斷掉的猴脖子，拿起桌上涼掉的豆漿一口飲盡。

這樣回去不等於認輸了？這話差點脫口而出，幸好話到舌尖被劉湘月硬生生吞回。現在她怎麼想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亮亮的想法。

曾莉亮看眼劉湘月欲言又止的表情，猜出她沒說出口的話，聳了聳肩。自從放手讓猴子落地後，她的心情指數往上提升不少，再看到月月如此在乎自己，她突然覺得事情其實沒有那麼嚴重。

不管是男人，還是工作，再找就有。但能為自己設想、願意體貼自己的知己，可遇不可求。她這次來巴黎，也並非沒有收穫。

「我來巴黎就是玩一玩，體驗一下旅居國外的生活。妳跟我不一樣。妳有目標，好好唸書，不要跟我一樣被男人給坑害了，男人丟了不要緊，要緊的是錢多的工作不能丟。那間專給有錢人唸的破語言學校給的薪水還是很不錯的，乖乖待到研究所畢業。」

曾莉亮口中的破語言學校—至上，是間標準的貴族學校。裡頭的學生大多非富即貴，個個來頭不小，學生沒把老師放在眼裡，老師卻把學生放在心裡，小心討好伺候。

有的學生確實是來學習法文，同時增廣人脈，也有因為各種因素被家族送到「至上」唸書，表面上來學法文，實際上是被放逐。

近幾年，因為拜金形象太過強烈，「至上」受到外界不少批評，「至上」以獎學金為名義，用超強師資陣容為號召，接受學業成績良好的優秀學生能免費進校就讀，造成不少優秀的清寒子弟，雖然有學校可讀，因巴黎的生活水平，卻必須外出打工賺取生活費。

「至上」接受外校成績頂尖的研究生到校擔任行政工作，劉湘月就是在「至上」擔任母語是英文的學生們的導師工作，負責每星期兩堂課的法國生活與文化教學，另外還要負責批改學生們的心橋本，協助和解決學生們融入法國社會。

每位同學都有兩本心橋本交換寫，每週交一本，下週改好發回，這樣老師有一星期時間可以批改，同學則隨身帶著一本，想到什麼就寫。

基本上，劉湘月每週只要到「至上」兩個小時左右，工作時間很彈性，不管是備課還是批改心橋本，都可以趁她有空再做，週薪卻是她到餐廳打工一個星期的三倍多。不過，只要負責的學生出了事，學校第一追究責任的便是導師。

在他校成績優秀的學生都希望能進「至上」打工，但沒人有把握自己能做多久。大家都戲稱，進「至上」靠關係，能待多久靠天意。

「過渡期要不要先去餐廳打工賺生活費？」她相信個性活潑又樂觀的亮亮，一定能再找到不錯的好工作和男人的。

「端盤子太累，體力消耗那麼大怎麼好好享受人生？妳也不要淪落到必須去餐廳打工，對妳的課業只有壞處沒有好處。」曾莉亮瞄了眼時鐘。「喂，九點半了。妳是不是該出門了？跟哪個學姊出去啊？」她忍不住多問一句，月月是那種見不得人不好的人，誰有困難，只要能力範圍許可，她都想幫。

也多虧了自己有好眼力，兩人才能在台灣千里之外的巴黎成為好朋友。

「介紹我到語言學校頂她缺的學姊。」劉湘月站起身，把桌上的手機放進包包裡，順便檢查錢包裡還有多少錢。

「喔，那個嬌嬌女學姊。」曾莉亮皺眉。「妳們打算去哪？」

月月口中那個學姊家裡很有錢，來巴黎唸研究所，只為了多一張看起來還算亮眼的文憑，到語言學校打工是為了多一項工作體驗。

據說她能進「至上」當導師，是因為家裡給學校打了電話。

她雖然名為導師，每週卻只在學校出現兩小時，上課鐘響進教室，下課鐘響就離開，聽說連學校為她準備的辦公室座位，一次都沒坐過，還有人說她從未改過學生的心橋本，上頭的批改全是她父親祕書幫的忙。

「她沒說。」劉湘月收拾好東西準備出門。

「沒說妳也敢去？」曾莉亮忍不住翻個白眼。

「學姊說她明天回英國，找我陪她去瘋一瘋。」劉湘月背起包包，正要穿鞋，就被喊住。「學姊幫我介紹工作，我總要還她一個人情。」

「妳打算穿這樣去？」曾莉亮嚷道。

哪不對了？劉湘月低頭看看自己，鵝黃色高領毛衣加深咖啡色短版外套，下半身是百搭的牛仔褲，很方便行動的穿著打扮啊！

「以我對那個嬌嬌女的瞭解，妳這樣穿肯定出問題。」曾莉亮隨手抽起自己脖子上的圍巾，往劉湘月脖子上一圍。「來，御賜妳黃褂子一件，雖然不如金銀珠寶來得實際，但唬唬人還是很好用的。」

「這明明是紅色圍巾。」劉湘月低頭看了眼鮮紅的圍巾。會不會太顯眼了？

「錯，這不僅僅是紅色圍巾。」

不是嗎？劉湘月皺眉，左手把圍巾翻來覆去看了看，也看不出個所以然。

「這是名牌高檔的紅色圍巾。」曾莉亮亮出圍巾上的品牌名。

劉湘月無言以對。

「懶得跟你介紹是哪個牌子，說了妳也記不住，反正只要知道很貴就可以了，如果遇上那種喜歡加總別人全身上衣物總金額的人，我敢保證，光這條圍巾就能唬住人……」曾莉亮話說一半，突然喊起來。「妳拿下來幹麼？」

「弄丟了，賠不起。」她可不想冒險。

自己的人生就算一步一腳印小心走，等在前方的已是荊棘無數，如果不認清本分，她怕情況只會更糟。

「弄丟了正好，劈腿男送的。」曾莉亮重新把紅色圍巾套到她脖子上。「睹物思人聽過沒？別人思人，我想到他只有恨，劈腿事小，害我提早回台結束旅居巴黎事大，想

想都想殺了他以洩憤，妳戴出去招搖也算功德一件，總之眼不見為淨，說到底妳還救了劈腿男一命。」

「謝謝，我不會弄丟的。」劉湘月嘴角微微上揚。戴條圍巾出去就能救人一命？情傷中的亮亮越說越離譜。

「去吧。」曾莉亮拍拍她肩膀。「如果嬌嬌女把妳帶去賣，記得要跑啊！」

神經。劉湘月嘴角忍不住上揚。學姊是標準的英國美人，要賣也要賣她自己才值錢，亮亮這個提醒實在有夠多餘。

好吵！真不曉得怎麼會有人喜歡整晚窩在這種地方？

劉湘月被學姊帶到一間越晚越嗨的夜店，從踏進大門那刻起，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從沒停過。

被音樂轟炸得腦袋昏昏的她，一路被學姊拉著往前移動，穿過重重人群和混雜著汗、酒、濃烈香水味的舞池，感覺像在地獄打滾了一圈，最後終於進入一間相對安靜很多的包廂，一坐上沙發，劉湘月整個人就癱了。

「這是哪裡？」

「人間天堂。」學姊笑得一臉神祕。

劉湘月打起精神，看看學姊口中的人間天堂長什麼樣子？

不到十坪左右的空間，頭頂上有彩色轉燈，紫的藍的黃的紅的粉的，轉得人頭暈腦脹。

沙發前的長桌上擺著一大盤新鮮水果、各式各樣的堅果以及琳瑯滿目的各種酒類。室內周圍全是鏡面，硬是將不大的空間創造出超現實的開闊感。

雖然空間不大，但兩個人坐在裡面顯得空蕩蕩的。她們面前有個超大型液晶螢幕，室內有環繞立體音響，此刻正播放著柔和的輕音樂。

「要不要吃水果？」學姊叉起一塊鮮嫩多汁的水蜜桃，遞到劉湘月面前，見她不肯拿，神祕笑了笑，「今天我買單，妳好好玩，別掃我的興。」

「玩什麼？」劉湘月拿過水蜜桃，咬下一小口。唔，香甜多汁，好吃。

她看了眼桌上的麥克風和音響。不過就是夜唱，在台灣唸大學時，她也常常和朋友去夜唱，看學姊神祕兮兮的樣子，她還以為要玩什麼驚人的玩意兒呢。

「玩—」學姊話剛說到一半，傳來敲門聲，她低哼了句「來的真快」，又朝門板喊了句「進來」，才貼近劉湘月耳邊道：「好玩的來嘍！」

好吃好玩的不是已經在桌上了嗎？劉湘月看著桌上的麥克風，腦袋還沒轉過來，打開的門依序踏入五名男性。

這些人進她們包廂幹麼？劉湘月被眼前的陣仗驚得忘了繼續吃叉子上只咬了一口的水蜜桃。服務生通常不是要唱到一半，或是快結束時才進來幫忙收拾桌面的嗎？現在衝進來五位是……是要先撤走她們不用的水果、吃食和酒嗎？

五名風格各異的帥氣男子個個雙手背後，在她們面前排成一排，也不知是誰做了什麼暗號，一時間全體男性整齊劃一朝她們鞠躬問好。

「親愛的客人，您好。」宛如對情人呢喃的法文，從俊男們的口中說出，更加有魅力。

劉湘月當場愣住，坐在她身邊的學姊非但沒有詫異，還開心得呵呵直笑。

劉湘月呆呆地看著面帶微笑的五名男子，又看看身邊正上下打量男人們體格和長相的學姊，恍然大悟。沒想到真被亮亮矇對了，但不是學姊想賣掉她自己，也沒打算賣掉不值錢的她，而是帶她來……買男人！

這場景要是放到中國古代，就是哥哥帶弟弟到秦淮河畔上百花樓，找青樓女子度過浪漫春宵，只是眼前男女立場顛倒，是姊姊妹妹來找男公關共度浪漫夜晚。

「賈呢？」學姊彷彿沒看到最想看見的人，眉毛先高高聳起後狠狠皺起。

直到這時候，劉湘月才回過神，一一打量眼前又高又帥的五名男性，不同膚色，有的捲髮，有的直髮，個個都帥，而且帥得不一樣。

在古代，這叫環肥燕瘦齊聚一室，學姊豔福不淺啊。

「賈今晚有事，晚點會到，他找了尚代班。」五名男性位居中間的法國男人開口解釋。

湛藍似海的眼珠子，微鬈的金色頭髮，鼻梁高挺，嘴唇性感，體格足以跟大衛雕像拚高低，氣質斯文中帶著浪漫氣息，他微微一笑，好像滿天星斗都倒在他身上般燦爛發光。

這男人從哪來的？劉湘月瞅著他，不自覺屏住呼吸。

難道是附近羅浮宮裡完美雕像幻化為人，不小心誤入這裡吧？她在想什麼，又不是奇幻故事。

「那個什麼尚呢？」學姊看著大衛雕像真人版，微微皺眉問道。

「正在趕來的途中。」大衛雕像微笑解釋。

劉湘月看向學姊。大衛雕像就在眼前，學姊還有什麼不滿意的？那個什麼尚，還是什麼賈，難道會比大衛雕像真人版更讚？

「我不要尚！尚是什麼東西？我要賈。」學姊拉下臉。「搞什麼，十天前就訂位，還給我出包，叫經理來。」

「真的很抱歉……」大衛雕像一臉抱歉的樣子，有種憂鬱感。

好……好想拿手機拍下大衛雕像向人道歉的樣子，以後作視覺美學報告說不定用得上。劉湘月看著眼前的大衛雕像，心中無限惋惜。

「我不要道歉！道歉有用要警察幹什麼。」學姊雙手抱胸，胸脯起伏越來越大。「你們當中我最喜歡賈，誰都比不上賈，馬上給我把賈叫來。」

劉湘月愣愣看著學姊，又看向大衛雕像，不禁好奇讓大衛雕像遭此劫難的賈，到底帥到什麼程度？

「可是……」大衛雕像憂鬱的雙眼能迷死上萬少女，偏偏迷不倒學姊。

光聽到可是兩個字，學姊立刻怒不可遏，正要拍桌罵人，耳邊突然響起兩記俐落的敲門聲，叩！叩！

現場一片尷尬，沒人敢吭一聲。

門外的人沒等學姊開口，敲完門，直接開門踏進室內，一名東方男人邁著修長的雙腿筆直走到學姊面前，站定。室內仍舊一片寂靜。

男人淡淡掃了劉湘月一眼，隨後便目不斜視盯著學姊，雙手隨興地垂在身側。

他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動作，卻像一頭剛睡醒的猛獅般，震住在場所有人，似乎隨時身形一撲便能張嘴咬住獵物，利牙刺穿獵物脆弱不堪的頸動脈，熱血噴發。

此人進來後，反而室內變得更靜，氣氛變得更緊繃。

新進來的男人目側身高至少一百八十五公分以上，身形挺拔結實，兩邊耳上頭髮剃得極短，其餘黑髮蓄長、旁分，挑染幾條香檳色的髮在黑髮中像黑夜中的流星，劍眉星目，細緻五官當女人太妖嬈，但這樣的五官放在他臉上，卻顯得英氣勃發，他那蠱惑人心的雙眼裡帶著令人心顫的狠勁。

他不閃不躲，直接與學姊對峙。

滴答，滴答，滴答，時間一分一秒滑過，室內氛圍驟變，原本怒氣高漲的學姊似乎漸漸消了火。末了，居然是學姊先開口—

「你就是尚？」

「是。」男人不卑不亢回應。

「賈呢？」學姊像盯住可口的獵物般死死盯著尚，剛剛鬧著只想見賈的她，此刻問起賈，似乎變得可有可無。

「有事，晚點來。」尚面無表情簡短回答。

「什麼事？」學姊逼問。

尚盯著學姊，一聲不吭。

「賈他晚點來會自己解釋，尚可能也不清楚。」站在中間的大衛雕像見尚不吭聲，趕緊跳出來打圓場。

「我問你了嗎？多事。」學姊話是對大衛雕像講的，但一雙眼睛始終直盯著尚。「我問你話你就要回答，不說話也可以，看你好像挺年輕的，我也不想太為難你，這瓶酒是你的了。」

學姊緩緩站起身，抓起桌上最大瓶、酒精濃度最高的玻璃酒瓶，送到尚眼前。

尚依舊沒有表情，其餘五個男人見狀不禁面面相覷。

「學姊。」劉湘月跟著起身，小小聲喚道，希望學姊不要像電視劇裡為難美人的臭男人一樣故意為難尚，做出令人唾棄的舉動。

不過，是不是她看錯了？剛才尚看見學姊拿的酒瓶時，眼底疑似閃過一抹饒富趣味的光芒。

「不喝也可以。」學姊壓根不在意學妹，語氣更加挑釁，「叫經理來。」

尚冷冷盯著學姊，二話不說拿起酒瓶就往嘴裡灌，等眾人回過神，他已經一口氣喝掉一大半。

「尚才二十歲，為了朋友才來幫忙。」長得有點像年輕版的李奧納多的男公關跳出來打圓場，一手抓住尚手上的酒瓶往下扯，卻是對著學姊笑道：「今天店內人手不夠，經理也是不得已才點頭答應尚來湊人數。」

「二十歲？坐到我身邊來。」學姊只瞄了眼年輕版的李奧納多，宛如獵人般的雙眼便又黏上渾身充滿神祕和危險氣息的尚。尚雖然年紀最輕，卻是在場所有男人當中最有男子氣概的人。

她不再追究賈什麼時候能到，拉著劉湘月在沙發上坐下，隨手指了人道：「你們三個讓她玩得開心一點。」

一聲令下，先前入門的五位男人都鬆了口氣。

相較於他們的放鬆，劉湘月一顆心瞬間提到嗓子眼，當大衛雕像和年輕版李奧納多雙雙在她身邊坐下，她立刻紅著臉從沙發上彈起身來。

「學姊，我、我還有事，先回去。」她臉紅到像快滴出血來。

學姊見她要走，朝她身邊的男人使個眼色。

「妳知道張信哲嗎？」年輕版李奧納多起身拉住她的手臂，不放她離開。

「什麼？」劉湘月愣住。他怎麼知道張信哲？

「要不要唱歌？我會唱中文的《有一點動心》。」他傾身，貼在她耳邊低喃，低啞嗓音很迷人。

「他唱這首歌的聲音很好聽。」大衛雕像也站起身，兩副高大身軀一左一右困住她，男性專屬的陽剛氣息直撲向她。

劉湘月聞到淡淡的古龍水味，想動手推開過度逼近的兩大帥哥，又想想不妥，只好一個勁的猛搖頭。

「我不會唱這首歌。」她低頭道歉，視線無意中掃到尚，發現他正面無表情的盯著她這邊的動靜，頓時一股熱氣直衝她雙耳。

「妳是不是很熱？」大衛雕像伸手探向劉湘月的脖子，想替她拿掉圍巾。

「對不起，借過一下。」她側身想閃，卻還是被大衛雕像撥開圍巾，她一手抓著圍巾，彎下腰，越過大衛雕像，奔向室內唯一的出口。

「劉湘月，妳等……」學姊在她身後大喊。「劉湘月！」

劉湘月衝出包廂，憑著記憶，往大門口跑了兩步，右肩突然被人狠狠一撞，她吃痛地停下腳步，左右張望，她赫然發現店內不知道什麼時候亂成一團，不少人大喊著警察來了，所有人都在橫衝直撞，接著地上出現裝著白色粉狀物的小塑膠袋。

一人丟，眾人跟著丟，很快地上到處都是裝著白色粉狀物的小塑膠袋。

現在是什麼情況？劉湘月不知道自己著了什麼魔，突然很想看看這些袋子裡裝的是什麼，該不會是傳說中的白粉吧？

想到這可能是自己這輩子最靠近白粉的時候，她彎下腰，伸長左手，食指指尖探向小塑膠袋，沒注意到身後的包廂紛紛打開門，裡頭的人開始往外狂衝，四周傳出尖叫聲和威嚇聲。

「別碰！」

劉湘月快碰到其中一包時，一記低沉冷酷的警告在頭頂響起，她猛然回過神，全身僵住。自己在幹什麼？

沒來得及收回左手，下一秒，她被人強勢拉起身，站直。

劉湘月順勢抬眼一看，再次僵住。

怎麼會是他？尚？

第 2 章

四周很吵，仰頭看著眼前的尚，劉湘月下意識收回手，還沒想好怎麼反應，一波波人潮推著她往店內後門快跑。

而尚，挺拔身影佇立在原地，洪水似的人潮跑到他身邊便自動繞開，再匯合往外衝。有那麼一瞬間，尚轉過頭，看向劉湘月的方向。

但尚並沒有看她，只是那複雜的神情，拉扯人的心。

尖叫聲催促著劉湘月快點跑，被眾人推出後門外，原本一窩蜂往前衝的人，突然往四周逃跑。

劉湘月跟其中幾個人跑了一會兒，身後傳來緊追不捨警察的喝斥聲，接著是男男女女放聲大叫的聲音。劉湘月愣住，停下腳步，轉頭一看，剛好看見幾名警察喝令打扮性感的三男兩女貼上牆壁，幾雙手在那些男男女女身上搜索著。

彷彿察覺到巷子裡有異狀，一名女警往劉湘月的方向看來—

「還不跑。」

耳畔剛響起這幾個字，劉湘月還來不及看清楚對方是誰，下一刻左手臂一熱，人已經被拉往暗處的一條小巷跑了起來。

是尚，拉著自己跑的男人是尚。街燈將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，伴著他們的腳步聲，他的重，她的輕，狂奔一陣後，他領著她慢慢緩下腳步。

劉湘月喘得連句謝謝都沒法說。尚往巷頭方向看過去，確認沒人追過來便鬆開她的手，轉身離開，一句話都沒說。

「那個……呼呼……謝、謝謝你……」她對著他消失的方向喊，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到。

待劉湘月喘過氣來，想離開暗巷走回大路，好攔輛計程車回家，正想往右手邊的巷子移動，赫然驚覺左手邊有異樣，頓時雞皮疙瘩爬滿手臂。

「圍巾很貴喔，可愛的小姐。」陰暗巷子內傳出輕佻的說話聲，接著一個高大肥壯的身影慢慢步出陰影，臉上掛著不懷好意的賊笑，正一步一步逼近她。

只見肥壯身影後頭出現三個混混，再後頭是五個、七個，總共十六個混混直盯著眼前弱小的獵物，嘿嘿直笑。

「這不是我的。」劉湘月慢慢往後退，眼睜睜看著混混從兩側朝自己包圍過來，表面上力持鎮定，可身體已經無法控制的顫抖起來。

「不是妳的正好，給我們吧。」肥壯男人身邊的混混朝她伸出手。

「我可以給你們錢。」劉湘月把錢包裡的錢都拿出來，放在地上，語氣堅定。「但圍巾不行。」

其中一名混混撿起地上的錢，拿到看似是這群人的老大—肥壯男人面前。

老大左手接過薄薄一疊歐元，一下、一下拍在右掌上。

「這小妞好像有點搞不清楚狀況，當我是臭要飯的？」老大冷笑道，身邊七、八名小混混跟著淫笑起來。

「那是我這個月的生活費。」已是她能給的全部。

「就這麼點？還不夠我塞牙縫。」老大上下打量她。「錢我不要，不如……你今晚陪我樂一樂。」

劉湘月垂在身側的雙手緊握成拳，拚命想壓下直冒出喉頭的恐懼感，想伺機找機會衝到大馬路上。

「考慮得怎麼樣？」老大衝著她笑問，淫穢視線直盯她上下打量，尤其在胸部、臀部和大腿處停留得特別久。

劉湘月強忍住反胃的感覺，不著痕跡打量了下四周環境，有條小巷入口沒有混混擋著，如果出其不意衝過去，說不定有機會逃脫。

「把錢還她。」老大把錢丟給身邊的一個混混，雙眼盯著她道：「過來。」

劉湘月看著朝自己走過來的混混，暗中做了兩次深呼吸，伸出手，一副打算接過混混拿到面前的歐元。

歹徒們見狀，全笑開來，特別是那名老大，抬起右手擦了擦嘴角，露出迫不及待的猴急樣。

手快碰到歐元前，劉湘月突然拿著包包撞向混混，混混沒料到她居然會反抗，竟被撞倒在地，她趁機衝向事前相中的小巷子，一路埋頭往前直衝。

人怎麼跑了？第一時間混混們全傻住。幾秒鐘後，老大才放聲大吼，吆喝著混混們把她追回來。

強忍想吐的感覺，劉湘月沒命地拔腿狂奔，原本預估應該是大路的方向，竟遲遲沒出現寬闊的馬路。怎麼會這樣？感覺追兵離自己越來越近，她越來越沮喪。

她會不會躲不過這一劫？腦袋剛閃過這個念頭，右手臂陡然一緊，下一秒她被拖進狹窄的暗巷中，用力壓上冰冷的牆上，完了！

「你跟蹤我？」

劉湘月一愣，眨眨眼，等眼睛適應了黑暗，感覺說話的人很高，仰頭一看，才看清楚說話的人的居然是尚，他沒走遠。

她正想開口解釋，尚突然皺眉，左掌摑住她的嘴巴，眼睛掃向暗巷外的騷動。

「臭婊子呢？」巷子外響起惡聲惡氣的怒問。

「明明看她往這方向跑的，怎麼不見了？」

「發什麼呆？快找！老大等著我們帶她回去。」

劉湘月全身繃緊，雙眼直盯著不遠處正在到處找她的混混們，緊張到幾乎忘了呼吸。

彷彿過了一輩子那麼久，混混們在附近找不到她，突然有人一吆喝，大家快速往另一條昏暗的巷子跑去。

她得救了嗎？擋在面前的手掌倏地移開，劉湘月雙腿陡地一軟，眼見就要膝蓋跪地，冷不防有雙手握住她的雙肩，讓她不至於跪倒在地。

「你……」他又幫了她一次。

「妳還滿能忍的。」尚撇嘴一笑，察覺兩掌中的肩膀仍在輕輕打顫。換作一般女人早尖叫聲不斷，而她不喊不叫不哭不鬧，獨自面對十幾名彪形大漢沒被恐懼感壓垮，居然還能想辦法逃跑，也算不了不起。

「謝謝。」劉湘月努力壓抑體內排山倒海的恐懼，深吸口氣，緩緩從他身前退開，左手撐著牆面，雙腳雖然還在發抖，但已經能靠自己的力量站穩。

「謝什麼？大路那邊有人堵著，出不去。」雙掌突然空了，尚微怒道。

「出得去，那邊有條小路可以通到大路另一邊。」劉湘月常來附近一間超市買比較便宜的蔬果，對這裡的路知道個七、八成。

剛才太過驚慌，一時沒認出來，被他摑住嘴巴的那段時間，她慢慢察覺自己對這裡並不陌生。

「幹！是貓，往那邊看看。」巷外傳來粗重的腳步聲和粗俗的咒罵聲浪，眼見就要往他們這方向衝過來了。

「跟我來。」劉湘月小聲說完，主動牽起剛才摑住自己的寬大手掌，往小巷更裡邊快步移動。

尚掃了眼用力抓住自己的小手，這隻仍在發抖的手好軟、好小……

大約跑了兩分多鐘，兩人終於順利站在亮晃晃的大馬路邊，成功招到一輛計程車。

劉湘月坐進計程車內，報上租屋處地址，看見尚還站在車外，她謹慎地看了眼巷子內，確定沒有追來，才放心和他說話。「你家在哪？我送你。」

尚靜靜地端詳她，半天不吭一聲。

「不上車嗎？」她又看了一眼巷口，擔心那群混混追出來，視線重回到那張令人心跳加速的臉龐時，尚正隱隱散發出怒意。

「把我當小弟弟？」尚嘴角揚起冷冷的嘲諷。

「不是。」劉湘月不懂他怎麼突然生氣，再次解釋，「只是送你一程。」

他輕哼一聲，似乎想說些什麼，冰涼的夜晚突然響起一道聲音——

「尚。」

誰喊他？接著，劉湘月看見一抹人影快步走向尚。

這人身高約莫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，一頭褐色鬈髮，長相斯文可愛，如果頭髮留長到腰部，根本就是五官精緻的洋娃娃。

「來了。」尚淡淡哼了一句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剛去轉過一圈，看見外面亂到不行，我沒敢進去。」來人活潑，獨自說了一陣，才發現劉湘月的存在。

轉瞬間，他的注意力轉到她身上，像發現有趣的事，一張比女人五官還精緻的俊臉突地在她面前放大，逼得劉湘月往後退，他又逼近，衝著她一笑。

「你被客人帶出場？嗨，妳好，我是賈，要不要順便帶我去玩？」

他就是賈？劉湘月想起學姊為了他大發脾氣，果然長得很俊，全身上下充滿陽光的氣息，很討人喜歡。

「滾！」尚推開賈，「司機，開車。」朝前座說了句話後甩上車門。

坐在漸行漸遠的車內，劉湘月從車後玻璃看賈站在路邊比手畫腳的和尚說話。

尚只聽不說，他的目光突然掃向她的方向。劉湘月心跳瞬間漏掉一拍，但沒移開雙眼，反而是他很快移開視線，好像並沒有看到她正在看他。

兩人說了一會兒話，才決定走向與她相反的方向。

以後大概不會再見了。劉湘月腦中閃過這個念頭，一顆心沉甸甸的。

踏進「至上」，所到之處都在刻意凸顯它與眾不同的尊貴。

雕花過於繁複的拱門、塔尖觸天的哥德式建築、大盡華麗無比的水晶吊燈、厚重貴氣的國王藍地毯、高級木料製成的門板，連門板上的門把都是鍍金材質。

劉湘月把個人物品一一放到座位上，學姊推薦她進「至上」，本來應該由她接任學姊負責的英國班，但曾莉亮臨時被解聘，學校緊急開會後，決定由劉湘月負責中文班，另由美國班導師暫時兼任英國班。現在曾莉亮正在跟她做交接。

「沒想到是妳接我的班。」曾莉亮聳聳肩，把所有東西從抽屜裡捧出來，一股腦全丟進手邊的大紙箱內，並不整理。

「什麼班不都一樣。」劉湘月只想盡心盡力做好自己該做的事，面對哪一班的學生對她來說差別不大，反正是來工作，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每個月準時領薪水，最後順利拿到畢業證書就萬事大吉。

「妳會這樣說是因為還不了解中文班。」曾莉亮雙手叉腰。「我班上有個學生叫賈華紹，家大業大，我跟他談師生戀，事情爆發後我走人，學校不敢動他，現在妳知道自己接了什麼燙手山芋了吧？」

「所以賈華紹還在班上？」這點倒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

「當然，除非他主動辦理離校，否則校內根本沒人敢動他。不過賈華紹也不是誰都不怕，如果做得太超過，校方通知家長，他也沒好果子吃，但是校方不會因為男女關係的事通知他父母，他父親在外養了一堆小老婆，他母親雖然是正宮娘娘，卻因丈夫的不忠而得了憂鬱症。」曾莉亮左右掃視了一圈，才貼在劉湘月耳邊壓低音量說話。「賈華紹還是好的，這班妳要更注意的是另一號大人物。」

「誰？」劉湘月一顆心倏地往下沉，出了事，學生沒事老師走人，勢力如此強大的學生，居然還人外有人？她開始懷疑能在這間語言學校待到自己畢業。

「孫、睿、石。」曾莉亮一字一字說得很清楚。

孫睿石？劉湘月默默記下，自己一定要離他遠一點。

曾莉亮又道：「別看他才十八歲，我爺爺八十一歲都沒他難應付。在我之前那個老師，就是經歷過跟唐三藏一樣的九九八十一難後，被他一腳踢走的。」

「也是師生戀？」這些放逐海外的天之驕子們到底想幹麼？怎麼他們導師的職涯壽命都如此短暫？

「不是。」曾莉亮臉上沒有絲毫笑意。「好像是那個老師在課堂上說錯什麼話，不小心惹到他，據說他當場就發作了。」

「怎麼個發作法？」劉湘月皺眉問道。翻桌、起身破口大罵，還是更嚴重？

「聽說突然把心橋本揮到地上，左手放在桌上，食指點著桌面，冷冷盯著老師，半天不吭聲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聽起來情況並不嚴重啊！

「當場是沒掀起什麼大風大浪，問題是孫睿石這個動作引發的後續效應，讓學校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解雇老師。」

「什麼效應？」居然嚴重到解雇老師？

「下週上課的時候，全班同學集體蹺課，直到換個老師，同學們才又回來上課。」

「這麼無法無天？」劉湘月聽得直皺眉。

「無法無天背後有家大業大在支撐，全校師生加總起來的力量恐怕都沒他一個孫睿石大。」曾莉亮聳聳肩。「其實我滿能理解同學們的心態，得罪學校，頂多不唸，可得罪孫睿石，就不是要不要繼續唸書的問題而已，萬一沒弄好，還會連累家裡的企業，什麼是最現實的社會？這裡就是。」

「改心橋本需要注意什麼？」

「那是讓導師們痛苦的根源之一。」曾莉亮緊皺眉頭的樣子好像喝到又苦又酸的東西。「反正之前有同學適應不了國外—就是巴黎的生活，大不了回去自己的國家就好，可是這裡的同學都是帶著目標來的，不是說回去就回去那麼簡單，沒弄好，很可能一輩子在家族裡都抬不起頭來，結果有同學在飯店裡自殺了。」

自殺？！劉湘月愣住。

「你也知道我們這種語言學校很多都是初來乍到的人，所以特別重視適應問題。從那之後，學校規定學生每週都要寫心橋本，心橋本上可以反應任何問題，沒有字數限制，但一定要交，如果學生不交，老師就要倒楣。」

「有人不交嗎？」劉湘月突然隱隱感到不安。

「妳覺得孫睿石是會乖乖交作業的好學生嗎？」

這句問話讓劉湘月覺得自己能在這裡工作的時間，似乎不會太長。

「反正妳不要想太多，快去上課。」曾莉亮催促她。「晚上去妳家。」

「討論學生的事？」劉湘月拿起桌上曾莉亮已經改好的心橋本。

「不是。」曾莉亮聳肩。「我下禮拜回台灣，明天要去普羅旺斯旅行，今晚妳煮一桌大餐替我送別。」

「想吃什麼？」

「妳隨便弄，我加減吃。」曾莉亮揮揮手。「話說回來，如果不是我感情出包，妳現在大概會教英國班，說不定能在這裡待得更久。」

劉湘月捧著學生的心橋本站在講台上，還對自己能在「至上」待多久有幾分信心。總之，記取前車之鑑的教訓—上課說話要小心、不要跟學生談戀愛，只要做到這兩點，她應該可以在「至上」存活比較長久吧？

可是一切的幻想，在她上課前點名時親口喊出兩個名字後，瞬間化為烏有。

「賈華紹。」

「有。」聲音活潑響亮，甚至有點熟悉。

劉湘月抬眼一看，一愣，暗中狠狠吸口氣，才又接著往下唱名。

賈怎麼在這裡？沒想到亮亮的前男友居然是賈！

恍惚中，她說了班上最後一個名字，「孫睿石。」

「有。」

聽見這個字，劉湘月咬著下唇，再次深呼吸一口氣，才抬眼看向聲音來源—全班最後一排的位置，嗓音果斷，眼神卻充滿侵略性的男人，果然是尚。

她帶著警戒看著他，他也正面無表情注視著她。

這一刻，她彷彿看見豐厚薪水都長了翅膀，啪啪啪，一一飛離自己身邊。

為什麼又遇見他們？而且還是在這間學校裡？

彷彿能猜出她正在想什麼，孫睿石嘴角微微一撇，俊美無雙的面孔出現令人屏息的淺笑，好像正在嘲諷著什麼。

劉湘月深吸口氣，假裝沒事，把學校規定的課程內容一一講述，再加入她在巴黎生活的實際經驗，不過，她很懷疑自己的生活經驗能對這些有錢學生起到什麼作用。

第一節課順利結束時，她捧起水杯，喝了一口溫熱的高山茶，才發現自己衣服後背幾乎全濕。

學姊不知道賈跟尚是學校的學生嗎？劉湘月趁著下課時間，拿出手機打給學姊，電話響了三聲立刻被接起。

「喂，學姊，什麼事？」學姊聲音聽起來很爽利。

「學姊，妳那晚後來有沒有看見賈？」她拐了個彎問道。

「沒有，我好失望。」學姊在手機那頭深深嘆口氣。「我現在已經回英國，英國班是學校裡最好帶的班級，我對妳不錯吧。」

「我現在接手中文班。」

「怎麼會這樣？聽說中文班不好帶。」學姊驚喊。

「可能因為我的母語剛好是中文。」看來中文班不好帶不是祕密。

「中文班又換導師？一天到晚在換，妳不要也被輕易換掉喔！」

「學姊，妳認識賈華紹嗎？」因為學姊的關係，目前這份工作突然變得相當岌岌可危。

「賈什麼少什麼？」

「沒事。」看來學姊並不清楚她心目中的「紅牌賈」是這間語言學校的中文班學生。

「中文班同學的事，妳要問他們的前導師，我不沾別班的事，妳也不要插手管別班的事，小心飯碗不保。」

「知道了，謝謝學姊。」學姊的意思是不要沾中文班的事，能閃多遠閃多遠，可惜，所有的提醒都太晚了。

結束通訊，劉湘月失神看向窗外，一顆心直往下沉……

「老師，我負責收、發心橋本。」耳邊突然響起低沉男音。

「你是周東丞？」曾莉亮把心橋本交給劉湘月時，曾經提過這個周東丞。

周東丞，二十八歲，比自己大三歲，卻已經是一家網路公司的老闆，他進「至上」應該是為了增廣人脈，聽說原本成績可以拿獎學金，他卻堅持要自費，亮亮說他是所有同學中最認真寫心橋本的人。

「曾老師提過我？」周東丞臉上沒有驚訝，掛著恰到好處的淺笑。

「都是好話。」劉湘月把一疊心橋本交給周東丞。「不好意思，麻煩你了。」

「能為美女老師服務，是我的榮幸。」

劉湘月笑了笑，沒說話，很清楚自己的外貌頂多是清秀而已，被稱為美女老師只是對方的客套話，不用放在心上。

不過，他們之間的互動看在其他同學眼裡，顯得很有事。

「怎麼辦？」賈華紹看向直盯著講台看的好友問道。

孫睿石沒吭聲，依舊看著講台上的劉湘月——她正捧著保溫杯一小口、一小口喝著熱茶。

「她會不會到處說那件事？」賈華紹說話時語氣並不緊張，只是有點煩躁。

「以後別去那種地方，不就沒事了？」萬一她去告狀，只要他們矢口否認，她又沒證據。

「別想剝奪我唯一的樂趣。」賈華紹抵死不從。「你去警告她？」

「沒空。」孫睿石輕哼一聲。

「其實我去也可以啦！我讓女人乖乖聽話的手段，你很清楚，警告變成談戀愛的可能性會變得比較大，你也知道兄弟我女人緣好到擋都擋不住，不善加利用天生優勢太可惜了。」

孫睿石冷冷瞅了賈華紹一眼，沒說話。

第二節課，劉湘月力持鎮定上完，最後請周東丞把心橋本收上來，首次上課就算大功告成。踏出教室時，她感到全身虛脫，像打了一場盛大的仗似的。

她抱著一疊心橋本回到辦公室，坐下來，動手批改。

周東丞寫得最多，她也回得多，兩人在心橋本裡交換起巴黎生活的種種細節，包括去哪裡買肉最便宜，品質也最好。

一本、一本改下來，翻開賈華紹的心橋本時，她沒期待他會寫多少東西。果然什麼也沒寫，只畫了簡單三撇的笑臉。

砰！別的老師從她座位旁經過，不小心碰掉了她正在批閱的心橋本。

「抱歉。」對方輕聲道歉後快步離開，彷彿不想跟中文班的導師多交談。

「沒關係。」劉湘月彎腰對著空氣說話，逕自撿起掉在地上的心橋本，卻剛好看見上頭寫著「曾老師，我喜歡妳」幾個大字。

窗外吹進一陣風，書頁輕盈飄了飄，停在另一頁，上頭寫著「曾老師，我喜歡妳，但我不只喜歡妳一個，我需要很多很多的愛，跟我爸一樣」。

劉湘月撿起心橋本，拍了拍上頭的灰塵，盯著隨興畫下的笑臉，猶豫好幾秒鐘拿著紅筆，在賈華紹的畫作旁寫下幾個字——

真正的富有，是幸福，不是財富。

真正的愛，並不需要很多很多人，有時候擁有一個人，等於擁有全宇宙。

寫完這幾個字，她愣愣盯著看。中文字真有趣，幸福的「福」，財富的「富」，兩個字都有「一口田」，好像這兩個詞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闔上賈華紹的心橋本，最後拿起孫睿石的心橋本。他會寫什麼？會不會提起那晚的事？

劉湘月緩緩翻開摸起來特別乾淨硬挺、幾乎全新的心橋本，心情竟有些緊張。翻開書頁後，她狐疑地前前後後翻了好幾頁，最後才確認—
一片空白。

劉湘月雙手抱著環保袋，裡頭裝著各式蔬菜，快步在小巷內穿梭。

她不想這麼快又回到這附近，但大部分生活費都被混混搶去了，連那晚回家的計程車費，也從她習慣在鞋子裡藏的五十歐元支付。早上出門時，還得從床底下挖出一百歐元緊急救濟金，才能把這頓飯的菜買齊。

想著晚上要給曾莉亮做哪幾道菜才能彌補沒有肉類的困窘，大概想得太入神，等劉湘月驚覺時，快速接近的脚步聲已逼到她身後。

不會又是那晚的混混吧？心裡一陣打鼓，她打算拐進一條小巷內躲避，才剛有動作，右手臂已被她握住，心口突突驚跳，頓時，那些混混猥亵的嘴臉出現在腦海裡，胃部猛地一陣翻滾，她張口欲喊，便聽見不陌生的嗓音響起—

「跑什麼？」孫睿石沒好氣的盯著她努力保持鎮定的小臉。怎麼怕成這樣？「沒聽見我喊你嗎？」

看見是他，劉湘月剛鬆了口氣，很快看見被他緊緊抓住的手臂，沒來由感到緊張，冷下語調低喝，「鬆手。」

孫睿石沒為難她鬆開手，看她左手意識撫上被他抓痛的手臂，眼底閃了閃。

他一鬆手，劉湘月立刻往他的反方向退了兩大步，雙眼充滿戒備的看著他。

孫睿石從不介意別人一看到他就緊張，可現在看見眼前身高頂多只到他胸口的女人正在拚命做深呼吸，像受驚的小動物般盯著他，他只覺得煩躁。

此刻她的反應，跟那晚面對那群不入流的混混差不了多少，她到底是怎麼想他的？

「老師，我們在這裡遇過，沒忘記吧？」他無所謂的撇嘴一笑。

「你才幾歲，為什麼要到那種地方打工？」劉湘月當然沒忘。「不對，你唸得起『至上』，怎麼可能需要打工賺生活費？」

「沒什麼不可能。」孫睿石臉色轉冷，似真似假的開口。「我媽是有錢人的小老婆，我之所以站在這裡，不是栽培，是被放逐。一個被放逐、多餘的兒子，日子能有多好過？」

劉湘月靜靜看著他，看了老半天，不確定他是說真的，還是在逗她玩？

明明他是學生，她是導師，她大他小，為什麼教人摸不著頭緒的卻是他？

「按理說，你應該對這裡有陰影才對，怎麼又來了？」孫睿石不屑一笑。「為了回味？」

「我不需要跟你交代。」她閃身想走。

可他不讓，高大身體直接擋在她身前。

「我有事交代你。」他仗著體型，睥睨著她。「把那晚的事忘了。」

「你威脅我？」劉湘月抬頭看他。學生威脅老師，小的威脅大的，看來現今這世界顛倒的不只是非黑白而已。

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理解事情？」孫睿石瀟灑一笑，笑意沒有達到眼底。「不過，意思差不多。」

「我不知道你出於什麼情況要到那種地方打工，你父母知道嗎？」話一出口，她就知道自己戳中他的要害。

孫睿石哼笑一聲，冷眼盯著她，眼神從不屑轉為狠戾。

「既然我拿了學校的錢，就要盡力做到老師的責任。」劉湘月試著跟他講道理，不過她很懷疑這種常常換人當的導師身分，能對他起到多少作用。「既然我是老師，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去那種地方，否則我會通知—」

「真拿自己當老師了？」孫睿石對她笑得不懷好意，一步一步逼近她，直到她背部撞上身後的牆壁，見她臉上閃過驚惶神色，他眼底閃過一抹貓逗老鼠的趣味，雙手壓上牆，冷著臉緩緩彎腰，如刀刃般的眼神緊緊盯著她。「妳幾歲？」

劉湘月頂住他咄咄逼人的目光，倔強地閉口不回答。

「看妳這樣子，頂多二十二、二十三，我們才差幾歲，就想對我說教……」

「我已經二十五。」她忍不住拿年齡壓他。

「那也沒差幾歲。」他冷哼。

劉湘月被他堵得說不出話。

「那晚的事，最好忘掉。」孫睿石又叮囑一次。

「那種地方，不要再去。」劉湘月忍不住說他。

此話一出，孫睿石不屑哼笑一聲，態度挑釁，目光往外看了一眼，很快又轉了回來盯著她的臉，模樣彷彿在問—妳管得著嗎？

她挺直背脊，目不轉睛回看著他。

「知道嗎？我突然懷念那晚妳紅通通的臉頰，很可愛，比妳現在說教的樣子好看一萬倍。」孫睿石伸手撥開她臉頰上的髮絲。「妳頭髮亮亮的很漂亮，如果留長一定更好看。」

「我不需要你覺得我好看。」她用力揮開他的手，啪的一聲，兩個人都愣住。

劉湘月是因為不曾這樣對待別人，而孫睿石則是沒人敢這樣對他，一時間兩人都不知道該怎麼反應。

「不管你媽是誰，被放逐還是什麼鬼，就是你，不要自甘墮落。」她努力擠出話來消除此刻詭異的氣氛。「如果被我發現你還去那種地方當、當……我一定通知你家長。讓開！」她動手推他雙手。

「我爹媽很忙，不見得有空理妳。」孫睿石不理會她的推拒，依然輕鬆將她困在自己胸前。

「你可以試試看。」

「威脅我？」他挑高右眉。

「是規勸。」劉湘月說完，用力推開他不設防的胸膛，轉身就走。

孫睿石也不攔，反而目送她離開。

「這女人簡直有病，居然敢威脅你。」賈華紹輕浮地笑了笑，人從暗處走了出來。

孫睿石臉上沒有笑意。

「搞定了？」賈華紹一手攬摟住兄弟的肩。

「不知道。」孫睿石冷冷注視著她消失的方向。

「什麼叫不知道？萬一家裡人知道我在巴黎的這點小小興趣，你我兄弟緣分也就盡了，肯定立刻被人打包遣送回台灣。」賈華紹拍拍兄弟肩膀。「我真不想給我媽更大的壓力，你也不想被他知道吧？雖然你只是幫我一個忙，先去那種地方頂一、兩個小時，但他不知道，這事傳到他耳裡，搞不好以為你跟我一樣荒唐。」

他也知道荒唐？孫睿石一手揮開賈華紹的手，冷冷掃他一眼，沒打算說話。

「其實讓女人乖乖聽話的方法很多。」賈華紹笑臉盈盈。「弄到手後，她還不是什麼都聽你的。做不做？」

孫睿石冷眼盯著兄弟。

「你不樂意，我可以幫忙。」賈華紹聳聳肩。「劉老師雖然沒什麼身材，但氣質不錯，特別是跟你對戰時那股倔強，很對我胃口，一下子就激起我體內的征服慾。」

「打算怎麼做？」孫睿石面無表情。

賈華紹露出別有深意的微笑，拍拍兄弟的肩膀。「辦法我都想好了，保證萬無一失。」

Crescent